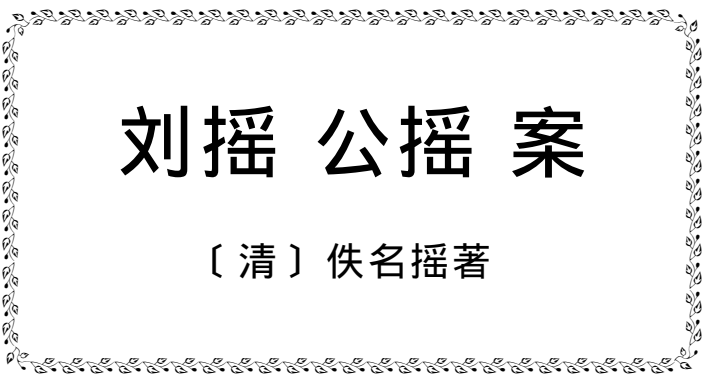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刘摇 公摇 案

〔清〕佚名摇著

导摇摇读

《刘公案》，清佚著者，侠义公案小说，共 四回，叙乾隆朝吏部天官刘墉惩办山东巡抚国泰事。

本版本根据《储仁逊抄本小说十五种》，南开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藏有抄本《话本十四种》，一函共 四册，毛边纸手抄，蓝皮封面，纸质、黑色、装钉一致，抄写亦出一人之手，无总书名，亦不标册次卷数。其藏书年代不详。其中一册抄小说三种。《刘公案》属于其中一种。

目摇摇录

- 第摇一摇回摇因逼粮怒斩进士文举
见县官代替百姓封粮 ()
- 第摇二摇回摇代百姓纳粮知县不敢主
见巡抚求情激怒被梟示 ()
- 第摇三摇回摇母子分离以白绫为记
进京告状认庙为金銮 ()
- 第摇四摇回摇闯御状误入护国寺
拜义父朝房告国泰 ()
- 第摇五摇回摇东朝房鸣冤雪恨
九龙厅辨明是非 ()
- 第摇六摇回摇景州地旋风拦舆
瞎潘三贿赂件作 ()
- 第摇七摇回摇冤魂缠绕黄爱玉
刘公私访得真情 ()
- 第摇八摇回摇得真情诌刘清入公馆
张武举探爱玉露真情 ()
- 第摇九摇回摇访真情验明尸怒铡奸夫淫妇
结一案又一案虾蟆拦路鸣冤 ()
- 第摇十摇回摇沤烟计刘公脱难
卧虎村二黄被擒 ()

-
-
- 第 十 一 回 摇访民情路遇二女诉冤情
收义女恶奴追赶刘公阻 ()
- 第 十 二 回 摇猛英雄怒打恶奴
住小店实说真话 ()
- 第 十 三 回 摇铡佟林与民泄忿
马鸣冤井中捞尸 ()
- 第 十 四 回 摇安国寺怒铡众和尚
济南府国泰追口供 ()
- 第 十 五 回 摇国泰悖君囚刘公
和公进省两反目 ()
- 第 十 六 回 摇审国泰实认供招
三郎庄恶霸设井 ()
- 第 十 七 回 摇设立井泉三郎抢良家妇女
莱州府城周侍郎禀女被杀 ()
- 第 十 八 回 摇请李境激怒草上飞
访恶迹冤魂诉冤状 ()
- 第 十 九 回 摇访恶霸刘公遭难
四英雄定计捉凶 ()
- 第 二 十 回 摇捉恶霸铜铡费命
回北京加爵封官 ()

第摇一摇回

因逼粮怒斩进士文举 见县官代替百姓封粮

财帛本是真宝，自古到今稀罕。
能治家宅共门面，有钱实在方便。
动身不用步走，行路车马当先。
使奴唤婢将话言，立在人前好看。
银钱本是赃物，无义资财休贪。
作官为财把心偏，惹的庶民恨怨。
为人莫当财主，操心费力不安。
每夜惊恐心中悬，就怕贼盗暗算。

双调《西江月》念罢，单讲我国大清顺治皇爷登极一十八年，弃红尘入五台山中修真了道去了。康熙皇爷三岁登极，七岁坐殿，乃是天增一岁，地增一岁，众文臣增他一岁，众武将增他一岁，故为七岁御极，驾坐九五六十一年，驾崩。雍正皇王驾坐九重十三年，驾崩。乾隆皇爷御极，驾登九五以来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驾下文武王大臣，皆有

保国爱民之心，头一家东台御史窦光鼎，西台御史田纲峰，勉二王爷，揪头太岁郭英，首相纪晓岚，吏部天官刘墉，镇殿将军吴能，河间任邱苏应龙，九门提督和坤，户部侍郎国盛。国盛之弟国保出任山西甘宁道，国保之长子名国泰，钦命山东巡抚。这国盛之女是乾隆皇帝西宫妃子，乾隆皇帝赐与国盛穿朝马，这且不表。

且言山东一省，三年歉收，头一年遭了亢旱；第二年遭了冰雹，如碗口大小；第三年三月下雨至四月方止，下的雨水旱地可能行船。麦子一石价值八吊五六百文，红粮一石价值六吊七八百文。穷民无食，剖树皮而食。坑内水草上秤卖与穷人食用，济南府立下卖人市，穷人手携儿女在市中插草标而卖之。只闻市中啼哭之声，号饿之声，声震于市。亦有担筐挑篓，携女抱男逃难于四方，就有难民百姓逃到北京顺天府，在大街上乞讨，非止一日。

这一天山东众难民正在街上乞讨，正遇吏部尚书刘墉下朝，见满街难民，遂吩咐：“住轿。”向外问道：“你这一群百姓，竟敢在御街上成群，有何事在此拥挤，我刘墉既然遇见，岂肯容尔等在此放肆，任意胡行！”众难民闻言，就知是老乡亲刘吏部，一齐拥在轿前跪倒。口呼：“刘老大人，非是搅扰地面，难民等皆是山东人氏，家乡一连三年岁歉，旱潦未收，只落得人吃人，故而四散逃荒，今来至北京，冲撞了大人之轿，身该万死。”刘吏部闻众难民之言，不由心中嗟叹，口内长吁说道：“令我无法可使，无计可生，本部院只可明晨本奏当今，发帑银赈济尔等就是了。”众难民闻言，叩头散去。

刘吏部回府修了一道奏折，次晨上殿升本，乾隆皇爷阅

本准奏，发下四十八万老米，白银三帑，赴山东赈济黎民。方发出彰仪门，山东巡抚国泰的折子进京，政府将折本呈献乾隆皇爷御览，万岁爷一览折本，心中踌躇，暗想：“为何山东巡抚国泰折本之上言山东一省风调雨顺，年景有十成，刘墉所奏山东一省三年荒歉。”万岁回想：“哦，是了，刘墉是风闻，国泰是实见。”遂刷了两道旨意，一道旨意追回老米赈帑；一道旨意发到山东巡抚衙门，国泰接旨，展开一看，原来上谕写着：

山东年景丰稔，照章开徵国课。

国泰心中欢喜。

列位，这国泰依仗西宫系他胞妹，将山东一省荒歉隐匿，上一折本言其年丰岁稔，他一则得加级录；一则在山东可以作威势。

闲言休题，国泰看罢圣旨，出了一张开徵告示，催促各府州县开徵。众黎民日不聊生，那有银钱封粮，若封不上粮，飞签火票将黎民拿上大堂，重打四十大板。五个人抗着一面大枷游街示众，这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，封不上粮的多，竟见街市上抗枷的黎民填满了街市，惊动了两家生员，一家是举人陈贞明；一家是新科举人郭大安，见众黎民如此苦情，遂戴上顶帽走到巡抚衙门，公堂前跪倒，口尊：“大人，这山东连年荒歉，民不聊生，难已封粮，叩求抚宪大人格外施恩垂怜，暂释众黎民回家，若年稔时再令众黎民加倍封粮。”国泰闻言，把惊堂木拍得连声的响，用手指指定二生员说：“本院岂不知山东连年荒歉，本院催课，原是皇上催本院开徵，你二人代众乡亲讲情，难道说我的子民我岂有不疼之理！哦，是了，你二人依仗是举人公，欲买动山东

众民之心，帮助你造反，本院在此抚民，教你反不成，趁此萌芽未出土，须得斩草除根。”吩咐捕役“将他二人绑了。”众捕役那敢怠慢，遂把陈、郭二文举绑讫，国泰随将王命旗请下，刽子手提刀，中军官执旗，陈、郭二举人背插招子，招子上写：“叛国逆匪”字样，推推拥拥，出了辕门，在西关外三声追魂炮，斩了两个文举。众黎民纷纷议论，巡抚竟敢屈斩陈、郭二举人。

此事传到这济南府，东门外居住一位两榜进士张文士，一闻此事大怒，眼亦气红，慌慌忙忙跑到巡抚衙门，闯上公堂问道：“巡院大人，这陈、郭二举人身犯何罪？推出斩首。”国泰说：“他二人有叛逆之心，故而斩之。”张文士说：“你空口无凭！竟敢斩国家命员，你依仗西宫是你妹子在外作官，任意胡行，来，来，来！咱二人一同进京面奏当今，评一评理，我看你这狗官坐不安牢。”国泰闻言，将惊堂木拍的连声作响，断喝一声：“好一张文士！依着你是两榜进士，镇吓本院，你好比太岁头上来动土，你与陈、郭二人一党。”吩咐捕役“给我绑了。”众捕役那敢稍停，遂把张进士绑讫，请下王命旗，推出西关外斩讫。

时下惊动了九家生员，头一位魏化，二位赵夔龙，三位张元善，四位李文成，五位何文友，六位何文兴，七位单登科，八位单登第，九位齐文明。这九位乃是拔贡举人进士，皆都心中不愤此事，遂公摊盘费，一同进京，非止一日，来至北京，告在都察院内，这都察院又是国泰之表兄的正堂官，将九位生员每人笞责四十，派四名解差将九位生员解回，解到济南府巡抚衙门，国泰升堂，览毕公文，心中大怒，发下回文，解差回京不题。

国泰吩咐“带上九名生员。”把惊堂木拍的连声作响，喝道：“尔等皆是捉死精，莫说尔等告在都察院，就是告在圣上面前，亦是枉然。你们是天堂有路都不走，地狱无门偏要寻。”一声吩咐“给我绑了，”遂请下王命旗，众刽手捕役人等推出九名生员梟首示众，这也不表。

且言山东东昌府恩县城西，离城八里左家庄，有一家财主，姓左名廷璧，家中广有金银，有大粮民地一千顷，骡马成群，烧锅当铺一二十座，还有五处杂粮店，三处珠宝店、六十多处绸缎铺，又有三座人参店，海内有八只海船，家私无量。性好积累阴功德行，一连三辈行善，惜老怜贫，南修塔，北修庙，修桥补路，斋僧斋道，冬舍衣，夏施茶梅汤，人人称他是左善人。

这左善人只一子，名唤左都恒。孙孙乳名双喜，七岁入学塾念书，学名左连城，念书极其聪慧。这左都恒是十七岁进的文学，二十岁乡试中举，二十八岁会试，现今三十六岁。这就是三辈行善积累的阴功德行之好处。左廷璧已老，左都恒当家操办家务。左都恒这日欲上当铺查考帐目，遂命家人左红备马，主仆二人乘马扑恩县而来。

不多时进了恩县城，抬头一看吃了一惊，心中纳闷，暗想：“为何满街上众黎民百姓皆是五人抗一面大枷。”数不清有多少百姓抗枷游街示众，哭哭啼啼，只喊的是饥饿，这一个说：“我一昼夜未用饭了；”那一人说：“你一天未用饭，我今算起来两天半水米未打牙。”忽有一人眼尖说：“列位乡亲，咱们有了盼望了，那不是左大爷左善人进城来了吗？”众人闻言扭项一看，果然是善人左大爷进城来了。众百姓皆都跪在地上，口呼：“左大爷救命！”左都恒勒马

说道：“众位乡亲，皆因不守王法，方受此罪，我也无法可使。”众人口吐悲声：“左大爷，我等并未作犯法之事，皆因连年荒歉，未与国家封粮，县催徵太紧，将我等枷示游街，我等三四日并未水米打牙，只求左大爷在县官面前讨一人情，释放我等回家，折卖田园封粮。”左都恒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代众位乡亲前去讲情，我与县官任三封素不来往，讲下人情，众位乡亲莫要欢喜，讲不下人情，休生烦恼。”众人说：“但愿讲下人情，我等感念左大爷恩重如山。”言罢各各站起，左都恒一抖丝缰，竟扑县署而来，及至县衙弃驢。家人接过马。

左都恒进了头门，举目一观，见知县任三封正坐大堂，催逼黎民封粮。急忙走上公堂前，深打一躬，口呼：“父台可好！”任知县抬头一看说：“原来是左年兄到了，左年兄一旁请坐。”左都恒说：“父台在上，那有生员之坐位。”任知县说：“年兄到来那有不坐之礼。”吩咐“看坐。”左都恒身施一礼，一旁落坐，任知县口呼：“年兄无事不到公堂，今有何事请道其详。”左都恒见问，欠身离坐，扫地一躬，口呼：“老父台，生员有一事恳求老父台宽恩，这山东连年荒欠，大家小户日不聊生，哪有银钱封粮，恳求老父台恩典，且释放众百姓回家，以待丰年加倍封粮。”任知县口呼：“年兄，这山东连年荒欠，本县焉有不知，原是上司向我催征太急，我亦无法辨白。”左都恒闻言，口呼：“老父台，别的府州县，生员不能管，这恩县所属各村贫民所欠国课，不能折变者，生员代他等封粮。”任知县闻言，口呼：“年兄，说话太莽撞，虽然垫粮是一件好事，无奈巡抚大人向日心地糊涂暴虐，年兄所言，代百姓垫粮，本县不敢应

承，咱二人必须一同赴济南府去见巡抚大人方可。”左都恒闻言，无名火上升，说：“父台既不敢应允。去见抚台，就是面见皇上我亦敢去！”任知县说：“年兄既然如此！咱二人立刻起身。”言罢，二人下公堂去见国泰，不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摇二摇回

代百姓纳粮知县不敢主 见巡抚求情激怒被梟示

从小志气要高，长大必是英豪。
替父报仇将恨消，不怕投火钻刀。
为人无有昂气，枉在世间立着。
吃喝嫖赌耍落道，那顾旁人嗤笑。

《西江月》念罢，书归正传。话表恩县知县任三封同左都恒下了公堂，各乘坐驢一同出县衙，竟奔济南府大路而行。恩县离济南四站地，书要简捷为妙，不一日进了济南府城，一直来到巡抚衙门，二人弃驢，常随接过马去，二人来在大堂前，只见内司堂的迎上来，便问：“有何事上公堂？”任三封说：“我是恩县知县任三封，特来叩见大人。”司堂的闻言，进后宅禀明国泰，国泰闻言立刻升了大堂，传恩县知县来见，知县任三封与左都恒一同走上公堂跪倒，国泰问道：“任知县你不在恩县衙门催促国课，来在本院公堂所为

何事？”任知县说：“卑职特为国课之事前来叩见大人，现今恩县所属之地丁钱粮皆是一人垫上，钱粮国课清完。”国泰闻言随问道：“这个财主有多大？姓甚名谁？”任知县用手一指：“就是此人，名唤左都恒，系两榜进士出身。”

国泰闻言遂向左都恒说道：“久闻你的名，恩县数你是第一家财主，所垫一县的钱粮无甚名头，山东十府九州一百零八县，皆都垫上钱粮方称的起是大财主；本院还向你暂借八百万银，打典官阶，可以高升，本院再还你的银，决不食言。”左都恒闻言心中不悦，只得口尊：“大人，生员不过垫一县之穷民钱粮，生员可以支持，若言令生员垫一省的钱粮，大人又借银八百万，生员无处釀办。”国泰闻言微然冷哂，满面生嗔，动怒喝道：“好一进士左都恒，甚么是给一县黎民备垫钱粮，你竟是买动百姓之心，要叛反国家，惑乱人心，欲反山东，你今自投罗网，教你反不成山东。”喝令左右将逆叛左都恒绑出斩首，言罢请出王命旗，刽子手提刀，捕役绑人，把左都恒绑出西门外斩首。

国泰吩咐：“将左都恒的人头用油炸了，用石灰殍了，装在木笼，木笼之外贴上封条。封条上写着：“乾隆三十七年王伦造反，现今四十三年，左都恒邀买民心，欲反山东，今拿获梟示，以安民心，各安生业。”遂差解差将人头解至恩县示众，解差领命将人头解往恩县。非止一日，来到恩县，将人头挂在南门之外，高杆之上。这恩县众黎民聚而观之，见木笼内之人头，外面有封条，上写“逆叛左都恒之首”众人看罢一怔，皆言：“左门行善有三辈，左都恒临终落一个反叛之名。”众人七言八语，皆有忿怒不平之心。忽见一骑飞奔过去，众人认得是左家之管家左红，竟奔家中报

信去了。不言众人纷纷议论。

且言左红奔到家中，将马拴在槐树，走进大厅，见了主人左老爷跪倒，哭着说道：“不好了，我的老主人快拿主意！小人之主人赴当铺去算帐，进城遇见众百姓，因上不了钱粮，皆披枷带锁受罪，见了小主人，众百姓哭诉此情。塞满街衢人山人海一般。大爷应允赴县替众人纳粮，知县不敢担承，一同赴省去见巡抚，这巡抚国泰说我的大爷是要（收）买人心，欲反山东，将我的大爷推出斩首，首级用油炸后以石灰殍装木笼，解到咱这恩县，悬杆示众。”左廷璧闻言，哭一声：“姣儿呀！”气堵咽喉，痰往上壅，咕咚跌倒在地。左红近前扶住喊叫：“老爷苏省！”

此时惊动北楼上婆媳二人，忙忙来在前厅，见左老爷如此光景，婆媳走近前扶住呼唤，随问左红，老爷如何这样？”左红随将左都恒前后之事又述说一遍，婆媳闻言，只吓的面如土色，哭声不止。忽见左廷璧还过这一口气来，痛哭不止，这且不表。

且言左连城正在南学念书，只见书童走进书房，眼望左连城，口呼：“左少爷你家出了大祸，你怎么不知？外面街谈巷论，纷纷传扬。”左连城忙问道：“我家出了甚么大祸，你可对我言明才是，为何含糊而言。”书童遂将外间传言，左大爷因替百姓纳粮，巡抚国泰震怒。遂将你父推出斩首，你若不信，你到南门外去看，将人头示众呢！”左连城闻言，出了书房，一气跑至南城门外一观，果见路东挂一木笼，木笼内有一被油炸石灰殍的人头，一个笼面有十字封条，封条上写的是：“反叛左都恒之首级，系山东东昌府恩县人氏，乾隆四十三年月日封。”左连城一见果真，向着木

笼跪倒，大哭不止。哭够多时，自己腹中暗想：“我哭也哭不活了，我总得替父报仇，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”心中想罢，停悲止哭，望着木笼大拜了四拜，暗祝：“屈死的天伦魂灵保护，孩儿替父报仇。”

祝祷已毕，站起身形，复又跑回书房，跪在先生面前，口尊：“老师，弟子适才到南关外，果见是弟子天伦首级，悬杆梟示，上判着反叛的名讳，弟子欲赴北京去告御状，叩求老师给弟子写一张冤状，弟子从京中回来，必然答报老师之恩情不尽。”周学究闻言说道：“你这小小年纪，才一十二岁，又不识北京之路。又不知在那里去告，我劝你暂且苦读诗书，专候金榜题名，再给你父报仇，亦不迟晚。现今若去京中告状，这国泰乃系国家贵戚，五府六部皆不敢惹他，这根子硬，恐你一去画虎不成，反类其犬。”左连城口呼：“老师，莫视弟子年轻蒙懂，就是赴汤蹈火死而无怨。叩求老师给弟子写一冤状罢。”周学究说：“左连城你有所不知，这国泰在山东巡抚任上，犹如出京的朝廷一般，他父现任山西甘宁道台，他兄弟国盛又是户部侍郎，他的妹妹乃是乾隆万岁爷西宫梓童，若在皇上面前说一句话，犹如板上订钉一般。莫说你告国泰，就是你告他手下之人也告不成，必然凶多吉少，这张冤状我可不敢写。”左连城口呼：“先生，别看我年轻幼小、无知，老师看国泰如泰山之重，我看他如粪土，老师怕他，弟子不怕他，先生既然怕他如虎，弟子只可往别处写状去罢，枉担师徒之名。”一句话激动周学究之怒气，说：“左连城，你十二三岁之孩童不怕死，我五十多岁之人怕死不成，我就给你写一张冤状就是了。”左连城闻言，在一旁研墨，周学究提笔写了一张冤状，上写着：

具冤状人左连城，年十二岁，系山东东昌府恩县城西八里左家庄人氏。

为封疆大吏，擅作威福，苦害黎民，妄杀治生，恳恩代奏查究事。穷身之父，进士出身，名左都恒，一日，赴恩县城内质铺清算帐目，见众百姓抗枷带锁，填满街衢，叫苦之声，声振四野。身父询之众百姓，方知知县催课太虐，身父明晓山东一省旱潦不收，竟有三年之久，只得代众百姓赴县纳粮，该知县任三封与巡抚国泰朋比为奸，将身父逛赴省城，巡抚国泰向身父索要八百万银两，还得代一省之民纳清国课，身父无这一项银子给巡抚，并纳一省之粮，该巡抚震怒，将身父推出斩首，将首级解至恩县南关外示众，声言身父要买恩县众百姓之心，欲叛反国家，该巡抚蒙君作弊，山东一省旱潦三年之久，人所共知，返奏山东连年丰稔，催逼国课。在路旁栽上白麻，染成绿色之杆棵，约有四十里，一望皆青。先有各举监生员，赴巡抚衙门代民求情，国泰动怒，怒斩举监生员十二名，连身父斩了十三名，身父思封疆大吏，理宜代国家爱民如子，方不负国家任托之恩，今巡抚国泰反负国恩，妄斩国家十三名哲人，苦害黎民，不思民为邦本。该巡抚昧良任性妄为，杀身之父，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赴汤蹈火，粉身碎骨，千里遥遥，死而无怨。叩乞部院大人恩准，转奏查究，如虚身愿领罪，哀哀上告，实为德便。

周先生将冤状写完，念了又念，令左连城记熟，将冤状

揲好，嘱咐道：“若到了北京城内告状，必须在那坐轿的官手里告，乘马坐车的官小，不能主事；未曾告状，先问他是旗官，是汉官，若是旗官，恐他与国泰系亲。”左连城答道：“弟子记下了，就此拜别老师。”出了南学，来到家中，上了西楼，口尊：“娘亲，你老给孩儿打点一个小包裹，孩儿上京去告状。”冯氏秀英一闻双喜之言，心中一惊，暗说：“不好！左氏门中只有他这一点骨血，虽然说上京闯御状替父报仇，乃是正理，但则是年轻幼小，不知天多高，地多厚，连路也不识，如何去告状？万一有了舛错，左氏门中绝了香烟，又不晓他怎么知道他父被斩之事，不如将他喝阻为佳。”冯氏秀英想罢，假意作嗔，面带怒容，一声断喝：“你这小孩子懂的甚么？敢言上京告状，咱只可忍气吞声，你好好在南学读书，用功上进，再报父仇亦不为迟，若现时上京告状，万万不能！”左连城闻母亲之言，心中不悦，口尊：“母亲，若不令儿前去告状，孩儿就死在母亲面前。”言罢向墙上就要碰头。冯氏秀英吓了一跳，赶上前来，一把手抓住双喜，不由的两眼落下泪来，哭了声：“我的苦命的孩儿，从小未出过门，今时上京告状，教为娘放心不下，怎样疼你，既然情愿替父报仇，为娘亦不阻拦你了，待为娘给你打点包裹银两就是了。”冯氏秀英不假使女之手，亲自打点银两包裹已毕，又拿出一块白绫，一扯两半，叫道：“吾儿双喜，这是白绫半副，给你带了去，一则你若想娘见白绫如同见娘，为娘想儿亦是如是；二则日久母子相会，以白绫为记，但则一件，你去哀求周老师写一张冤枉大状，方可上京告状，不知左连城怎样回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